

支撑着每一个家庭的母亲们



□李蔚红

我父亲离世以后,母亲就成了一个失去伴侣的老人。在母亲心中,父亲也许有很多缺点,但他是任何人都难以代替的,他们相濡以沫了半个世纪,一起养育了三个孩子,有着很多共同的记忆。他们就是在不说话的时候,也能够互相理解。

所有失去伴侣的老人,都像失去了生活里重要的一部分,他们出门再也没有人相伴,回家再也没有人问候,有了烦恼和心事,也没有可以直接诉说的人了。

母亲开始踉踉跄跄地去市场买菜,夜晚拉开灯,一个人走进沉寂的房间。周末,她打扫干净房间,摆上水果,等待着我们回来。她坚强地适应着这种生活,因为她还有孩子们,还能为他们做一些事情,她要让这个家继续存在着。衰老和孤独最可怕的其实是没有了可以为之生活的事情,没有了生命的希望。而只要有孩子,有能够为之的事情,人生就还有意义和光亮。

记得读大学的时候,我时常坐在校园后面的山顶上,瞭望下面楼群里那些密密麻麻的窗户,它们会在每个清晨喧闹起来,在每个夜晚闪烁起灯光……是什么让人类如此繁衍不息,并且遍布了大地?是什么在驱动着人们生活的节律,支撑着他们完成一代代的人生?在每一个窗户里面,又是什么在维系着男女老幼,支撑着那些琐碎的生活?我会禁不住去猜测各种不同的人生和场景。大海在楼群的尽头涌动着,那里面也有着无数生生不息的生灵。

人类的家庭应该是因为繁衍而建立起来的,它们是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之地。当战争或者是自然灾害过后,到处是倒塌的房屋和荒芜的土地,

但是只要父亲和母亲回到这里,搭起一间间房屋,燃起一缕缕炊烟,生下一个个孩子,大地就会重新充满生机。

父亲和母亲——这两个繁育新生命的母体,一直在共同支撑着这个世界。他们分工合作,养育孩子,大部分的父亲承担着外面的工作,母亲则更多地承担着家庭里的事务,她们对于幼小生命和家庭的奉献更多一些。所以,我们总是把不断养育生灵的大地称为母亲,在最需要温暖和爱抚的时候就想到母亲。

人类以外的很多生物,由于生存的需要,雌雄有着完全不同的分工,有一些哺乳动物甚至在后代孕育时或者出生后,都由母亲独自照料和养育。母亲独自分娩、哺乳,教幼儿获取食物,带着它们迁徙,甚至眼看着它们被捕食者扑倒在地,咬断喉咙……

对于母亲来说,她人生的天职就是孕育和抚养孩子,看着子女长大成人、成家立业,再看着他们繁育后代。这时候,母亲的头发白了,步履蹒跚了,眼睛昏花了,但是她依然想融进孩子们的生活,并且时刻准备着在他们需要的时候,去为他们做事,去保护他们。

人世间那些感人至深的奇迹都是母亲创造的,生病时,母亲不眠地守护;危难来临,母亲甘愿牺牲自己去保护孩子;遭受了挫折、委屈,甚至成为了囚徒,被周围的人误解、蔑视,母亲依然会用宽厚的怀抱来接纳,抚慰孩子。我们每个人都看到和听到过很多母亲的故事:在地震后倒塌的砖石下,死去的母亲紧抱着她幼小的孩子;寒冷的雪地里,母亲用身体温暖着孩子,咬破手指用流出的鲜血写下SOS;当黑熊扑倒了孩子,羸弱的母亲竟然用怒吼和拳头夺回了孩子。当孩子夭折

或者遭遇不幸,母亲的天空就会塌陷,陷入永久的黑暗,再也没有生机和快乐。

母亲给予孩子的厚爱、呵护与坚韧、无私的奉献,为一个家庭奠定了生存的基础,并且衍生出了人类社会的互助、协作以及爱情、友情等感情,它们一直在支撑着我们的人生、家庭,支撑着整个人类世界。

世界上如果没有了母亲和这样的母性,就不会有新生,付出,利他与长远利益的考虑,就会只有竞争、残暴、冷酷与毁灭。

年轻的时候,我们大都不能真正地理解父母和家庭生活,甚至厌倦那些唠叨与管束。只有在我们为人父母了以后,才开始体悟生存的艰辛与养育的付出,而当父母先后离去,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人如此无私、不懈、慈爱地给予我们了。

母亲老了,不能跟我们外出了,但她站在家门那里,看着我们远去,用她生命里剩余的力气和爱跟随、陪伴着我们。即使这样衰老了,风烛残年了,就要被岁月的风雨、疾病带走了,母亲也能化为一盏长明灯,温暖、照耀着我们的人生。

只是总有一天,世界上最牵挂、疼爱我们的母亲是要离去的。

北京一位104岁的老母亲,儿子推着她去电视台做节目。人们都夸他把母亲照顾得好,但是这位七十多岁的儿子说,有一年他出了车祸,两天的时间,母亲就哭瞎了眼睛,然后他躬身对母亲说:“不是我对妈好,是我欠着妈的呢!”

所以,我们有很多的事情,不只是为自己而做的,也是为母亲做的,为感恩和报答而做的。

有父亲和母亲在,回家就能看到用大半个个人生深爱着我们的他们,能经常为我们做上一两件事情,是多么好!

母亲节专题



每当蔷薇花盛开的这个美丽的五月,母亲节就会如期而至。我们可以不过其他洋节,但唯母亲节让越来越多的人牢记在心,并过成一个无比温馨的日子。世上的母亲有平凡、有伟大,但她给予子女的爱却一样的博大而无私。我们感念母亲,是因为母亲不仅给予了我们生命,而且给予了我们绵绵深厚的亲与爱。

因劳动而美丽的母亲

□包光潜

母亲从八九岁开始参与农事,已经辛勤劳作近七十年了。除了进城,母亲一辈子都活动在以小村庄为圆心,五公里为半径的小天地里。她从来不知道劳作之外还有什么美好的人生享受。即便偶得闲暇,她也要到田间地头或菜园地里看一看,心里方才舒坦;或者跨越沟渠,到山上走一走,可回家时,兜里总少不了应时菜蔬之类,反正不空着手的。

母亲年轻时,家里收入低,她不得不像男人一样吃苦耐劳地挣工分,养家糊口。现在子女都大了,每个人补贴一点,也足以让她丰衣足食。可她偏偏习惯于劳动,几天不摸农具,就觉得不舒服,仿佛要生病似的。

每次进城,母亲总是心急火燎的,不是说家里的鸡鸭无人问津,就是说地里的蔬菜荒了,一刻也不停留地往回赶。我家换新房子的那会儿,我接母亲进城小住,她很高兴。没住上几天,母亲就觉得浑身不适,竟然咳嗽发烧起来。可她好歹不吃药,硬撑着。直到有一天,她

实在撑不住了,叫我给她刮痧。这一刮,让我心惊肉跳。母亲浑身刮成了紫黑色,简直体无完肤。母亲说好受多了,我却暗暗地落泪——这哪里是享清福,简直是活受罪!第二天一早,母亲收拾好衣服,要回家,说城里不好住人。我没挽留,将她送到汽车站。到家没多久,她托人捎话,说病好了,浑身都不痛了。前后原因可能有两个:一是新房子刚装潢,室内空气污染重,老人在家里不出门,无异于吸毒;二是乡村劳作,会让老人的筋骨变得活络,加上乡村空气清新,身体当然很快恢复。

每次进城,母亲总是携带许多蔬菜、鸡鸭和蛋类。这些年来,我们兄弟家极少在集市上买鸡买鸭,都是母亲一手操持,而且乐此不疲。那些蔬菜,我们本来不看在眼里的,因为菜市场上有的是,也比较便宜。但它们是母亲的一番心意,是母亲的劳动成果,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。更何况母亲送来的蔬菜,没有任何污染,是纯天然绿色食品,为当下许多城市人所争取而难得的。

爱劳动的母亲,真的老了,不再犁田、打耙、插

秧、割稻,但她一直没放下手中的锄头与铁锹,除了传统的垦殖菜蔬,她还学会了种花养草。她有着一颗与时俱进的绿色的生活心,房前屋后,花草丰茂,既有繁花杂树,参差蒿草,又有人工培植的四季花卉,如春兰、月季、菊花、吊兰等。

母亲的天地,虽然只有碗口大,但她绝非井底之蛙。她喜欢看戏剧,她喜欢看新闻……她喜欢将自己看到的和理解的,通过电话告诉子女,提醒子女,譬如禽流感疫情的发展和注意事项,她比我还要清楚。

每年春天,我都要抽出时间回家看看母亲的油菜花。它们开得金光灿烂,芬芳四溢;蜜蜂嗡嗡,彩蝶翩翩,渲染着诗意的田园。过路人无不驻足张望,由衷赞叹。母亲仿佛得到了至高的奖赏,越发干劲十足,把每年的油菜花当做一次诗意的展览。邀客至舍,品茶香,采马兰,享受田园的无限风光与浪漫。因此,我一直以为母亲天生是一个田园诗人。

母亲由贫困的劳作,变成诗意的耕耘,这是生命的升华,也是留给我们的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。

母亲的秧歌

□高君渡

不见母亲扭秧歌已经两三年了,但在我的梦中,甚至在我发愣的片刻,母亲扭秧歌的情景还时常在我面前闪现。

“母亲”两个字是需要我一辈子来品读的,无论是那遥远的过去,还是短暂的现在,甚至那不知所终的将来,母亲都是我心中一道不容抹去的光环。记得我大学毕业前在一所高中实习,讲的是贾平凹的散文《我不是一个好儿子》,母亲印在生活里的点滴只能让他愧疚地回忆。我和很多人说过,我讲这节课时把学生讲哭了,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我自己先哭了,有泪水溢过我的眼角和脸颊,最后降落到课本上,碎了。我当时很想号啕大哭,因为贾平凹有勇气说出的正是我潜在心底没有坦露的。在这个世界上,我欠母亲的太多了,我甚至没有一丁点的能力去帮助病重的她。

而母亲还是照样狠狠地惦记着我,我的一丁点的不顺母亲都会暗暗记在心上,每当祭祀的时候,她都会长跪不起,向神像和列祖列宗长久地祈祷,我知道她是在祈祷她远行的儿子平安。

我的欢乐也会在母亲的身上最快地呈现,她会手舞足蹈,喜形于色,尽情释放她的幸福和满足。三年前,我成为村里第一个研究生,全家人自然高兴。过年回家,我每天在书房看书,母亲会时不时跑来和我说话,她问我最多的是在学校有没有谈对象,每当这时我都会放下书,故意和母亲逗笑:“妈哎,你不

是老说我不要在学校谈恋爱吗?那样会影响学习的。”母亲会走过来,轻轻地打我一下,显得不以为然:“傻小子,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啊,你年龄不小了,自己的事儿该早一点操心了啊。”我继续顶皮:“妈,不急嘛,我还真没想过这事儿呢。”母亲扭过头,花白的头发有几根陷在皱纹里,在额头上它们显出让我心疼的苍老。母亲盯着我,好久说出了一句话:“孩子啊,我能不急吗?你妹妹都已经结婚了呀。”母亲的声音很轻很柔软,就像落在院子里的雪,有一种覆盖大地的隐忍和沧桑。我连忙拉住母亲的衣角,轻声说:“妈哎,你不用担心,我已经谈对象了。”母亲怔了一下,拧了拧我的耳朵,像个孩子一样趴在我的书桌前,问我长得什么样,是哪里的,什么时候领到家里来,还有点抱怨地说邻居家谁谁比你小几岁,都把对象领家里来了……母亲虽然嘴上抱怨,但我分明看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喜悦爬上她的脸庞。她利索地站起身,脚步轻巧地去忙她的家务了。一整天,母亲的微笑都在脸上毫不掩饰地挂着,嘴上还时不时地哼着她少女时代学来的小戏。

吃过晚饭,我照旧走进书房看书。母亲走过来,笑咪咪地对我说:“孩子,不能老看书,过年这几天每天晚上咱村秧歌队都在大街上演练,妈陪你去看看。”我笑了,随口说了句有很多书要看呢。正好叔叔家的堂弟妹过来,要和母亲一起去,母亲才松开我的胳膊,没有再勉强我。

街上秧歌队的锣鼓响起来了,我看书看得专心,这些欢快的锣音和鼓点也被我挤出了耳外。不知什么时候,院子里传来了来回走动的脚步声,这些走在雪上的声音清脆、舒缓,在同样清脆、舒缓的锣鼓声的掩映下,现出无法言说的默契和惬意。我轻轻地打开门扉,月亮早已升起来了,在雪的映照下,月光比以前更加皎洁。在洁白

的有点像童话的院子里,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,跟着远处锣鼓的节奏来回地扭动,手里还拿着时而展开时而收起的暗红的头巾。我不禁在心里惊讶地叫了一声“妈”,母亲还在旁若无人地扭着她的秧歌,她的专注和熟练让我惊喜和着迷,只见她一会儿抖动肩膀,一会儿扭动腰身,一会儿徐徐蹲下又站起,一会儿又不停地变换头巾的高度和样式。

皎洁的月光还在朗照,街上的锣鼓还在回响,扭秧歌的母亲突然停住了。她抬起头,静静地盯着门框里直立的我,然后有点羞涩地低下头,看着被她踏平的雪地。我突然发觉这时的母亲是如此的美,月光随着那朴素的节奏照在她的脸上,额上的皱纹也仿佛被月光抚平,她的一举一动散发着唯有年轻才会洋溢的优雅。母亲扎上手里的头巾,低头走到我的跟前,轻轻地对我说:“孩子,怎么不好好看书?让你到街上看你不看,妈老了,扭得不好看。”不知什么时候我的眼睛噙满了泪水,心里的赞美也没有通过话语来表达。

以后的每天晚上,母亲都会在院子里跟着大街上的锣鼓扭秧歌。母亲的秧歌扭得越来越熟练,我在跟前看她居然也不害羞了。有的时候她还叫来堂弟妹一起扭,好奇的侄子也时不时跟在后面学着母亲的架势来回扭动。后来母亲破格加入了村里的秧歌队,在全镇的秧歌表演大赛上拿了奖。

新年的气氛渐渐消散,秧歌队的锣鼓已没有了声响,母亲的秧歌也好久没再扭过。以后的新年,村里虽然还有秧歌队的演练,但是家中有了些许变故,母亲再也没有心情在院子里扭秧歌。每个记忆都会淡忘,每个时刻都会成为过往,唯有母亲在月光下的雪地扭秧歌的情境会镌刻在我的生命中,成为不可磨灭的永恒。